



我提灯笼等你来

□王常婷

近年来，全国掀起“博物馆热”，各大热门场馆“一票难求”。从冷清空旷到人头攒动，从庄严肃穆到亲切可爱，我们对于过去漫长岁月的共同记忆被再度唤醒。

这个夏天，因为一盏灯，我在两家小众博物馆邂逅了曾经照亮历史的那一束光。相对热门场馆，这里观者寥寥，却很适合我们细细观赏慢慢思索，凝望过去时代里的生活与华彩，与古人来一次宁静又神秘的通话。如艺术评论家彼得·切尔达所说：“清空思绪，让身体告诉你什么正在发生。然后你的思维也许会重新开动，思考作品的意义。”

其中一家博物馆在涿州，令人印象深刻的是镇馆之宝彩绘陶神灯。该陶灯是从凌云汉墓出土的随葬品。通高1.30米，底座直径0.45米，上口直径0.15米，整体分四组叠置，共七层。第一层为底座，饰仙人、神兽，第二至五层饰伎乐百戏人物，第六、七层饰神树，顶层为灯碗。制作中采用了贴塑、模印等装饰手法，通体施白色陶衣，并用朱墨线条描绘出人物眉目、服饰衣褶、动物鬃鳞、树木枝杈等，色彩鲜艳，生动传神，运用素材虽多，却无琐碎之感；造型手法寓巧于拙，突出表达内在情趣，从而将天上人

间、神话现实融为一体，既写实又浪漫。

将灯作为随葬品在中国古人的丧葬习俗里并不少见。

后来在另一家博物馆，看到展出的长信宫灯、雁足灯、龟鹤灯……这些来自地下的信使，穿过两千多年的厚厚尘埃重现于我们眼前，仿佛一道光，照亮了漫长幽暗的时空隧道和地下世界，似乎在引导我们探索从哪里来、往哪里去。那把火，穿越千万年，一直燃烧在我们的血液里。

这第二家博物馆地处四川，从整体建筑造型到展厅内容，无不以灯为主题。展示从远古时代人类用于照明的陶灯，到运用现代科技制作的大型彩灯；从纸、丝、绢、绸、缎制作的传统工艺，到用玻璃瓶、瓷器、蚕茧等材料捆扎粘制的现代彩灯；可以说是古今中外灯彩的集大成者。其中彩灯艺人用瓷器捆扎的《龙凤呈祥》灯组，数万件瓷器餐具以棉线精心捆扎而成，通体不用胶粘、不用钉连，庄严、肃穆，令人叫绝。用30多万个蚕茧粘制的《龙飞凤舞》灯组，用10多万只青霉素药瓶捆扎的《孔雀开屏》灯组等等，都充分展示了人们在彩灯工艺上独具匠心。

在展馆里，我们还惊喜地邂逅了泉州花灯样品展示，还有晋江东石数宫灯的民俗介绍。人类对光明的向往，通过一盏灯，似乎没有时空的隔阂。

回想起橱窗里的陶神灯，隔着0.5厘米的玻璃，我们与过去只是一盏灯的距离。

而在五光十色的灯彩里，恍如进入了“天上街市”，而我们只是无尽苍穹里的一颗流星，偶然又匆匆的过客，“那是他们提着灯笼在游”。

提着一盏灯，我们与过去、将来同在时光的河流里。

“知来处，明去处”。当博物馆成为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桥梁，当我们身处重重压力又无处逃避的日常，此时，博物馆成为现代人最为治愈的场所，从南到北，从西到东，因为那盏灯，我们隐约明白了“知其来处，识其所在，明其所往”的真正含义。

博物馆就是那提灯的人，当你穿行在深邃幽深昏暗的历史时空，以一道幽光，照亮过去，还有将来。



(CFP图)



发怒一分钟，便失去60秒的幸福。

新世说

终点松懈症

□黄建平

人们的活动首先是从本能开始，再经过发现到认知进而创造的，因此生活中总是会隐藏着许多不为人知的哲理，但却经常被有意无意地视而不见，见而不究，习而为常。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生活现象，其实是一种多数人都有心理表现，这不是经验，也非人类的本质，它是一种潜意识，是人性的一种弱点。比如这个“终点松懈症”的心理反应，就是一种人们司空见惯的，不引起人们重视的心理缺陷。

很多生活哲理需要细心加敏锐的观察和洞见。事实上感悟生活的情景无处不在，就像这个“终点松懈症”的发现一样，它是在平常周而复始的生活中感悟到的。那天在爬楼梯锻炼的过程中，意识到当人爬到了剩下最后几个台阶的时候，跨上去的速度不由自主地慢了下来，同时还出现了有一点点不从心的感觉，当时很纳闷。按照普通的想法和认知，在这种情况下，本应该是三步凑成两步快速登上，也就是所谓的冲刺，以马上结束任务或实现目标。但事实往往并非想象的那样，而是恰恰相反的。速度在这最后关头却是不知不觉地稍微慢了下来，就像是松了一口气的样子，人提前进入了一种松懈的状态，并且伴随着复杂的疲惫感。之前对于此类现象，总是嗤之以鼻，觉得那是缺乏耐心、意志薄弱的表现。

后来注意到一些田径比赛的视频，看到了许多似曾相识的画面，同样出现的运动员在即将到达终点的最后几步，几乎也总是慢了节拍，尤其是在觉察到背后没有压力或缺少竞争的情况下尤为突出。这种回想起来，这或是一种广泛存在的现象。人们对于习以为常的事情总是视而不见，听而不闻，这种行为或许是人性中因显而易见反而被隐藏忽略的又少为人知的典型弱点。这种不寻常的现象很少引起人们的关注，也很少引起人们对其进行认真的思考和探讨。

应该承认，大部分人可能都会有这种我把它称之为“终点松懈症”的表现和行为，不知道是否曾经有哪位心理学家或专家，对这个现象做过研究，但古往今来却有许多对这个现象的描述，比如功亏一篑、功败垂成、前功尽弃等等，不胜枚举。显然，这种“终点松懈症”早已有了之，而且是普遍的现象。虽然人们给它冠以了许多的形象的表述，以及无数的箴言哲语以警勉世人，但却没能深入地探讨它的起因，没能探究它的所以然。

这应该不是客观的原因所致，更多的是出于心理因素的影响。那么，想要剔除这种功亏一篑的隐患，有一种方法或许管用，这是我称之为“延长终点法”效应的自我心理暗示。方法简单且实用，就是稍微把目标点延长，比如只剩下最后五次俯卧撑，你就暗示自己还有七次，或者把预期稍微提高一点点，这样最后两次就算覆辙了“终点松懈症”，也不影响预期目标的结果，就像我后来在爬楼梯到了终点时，总给自己暗示还有两个台阶。

所以我觉得，不管是田径和其他体育赛事，抑或是所有我们在追求的和正在努力完成的事情，都可以自觉地克服自己的“终点松懈症”，并运用这种“延长终点法”的方法，那么功败垂成的遗憾就有可能不会在我们身上发生。

360°

“打拳卖膏药”

□苏俊塘



(CFP图)

小时候，经常能看到街头卖艺的。不管表演什么卖什么，大家将他们叫做“打拳卖膏药”。

街头空地，只要听到“啵啵……”几声锣响，便有人围上去。“打拳卖膏药”的开始吆喝起来了。

最常看到的是卖膏药的。“打拳卖膏药”的通常是有有点武艺的拳师，穿着褪色的有点脏的对襟上装，宽大裤子，腰间扎了一条长长的红绸带。拳师“呼呼”有声地打一套拳，或舞枪弄棍。人越聚越多。拳师一次又一次勒紧红绸带，一副马上表演真功夫模样，引得大人小孩个个伸长脖子。其实，话没说完，腰带是永远扎不好的。

拳师话锋一转说道，有人问，你们整天“弄拳比步”，难免“弄着弄着（碰到受伤）”，怎么办？没关系，师傅传下药酒药膏。接着他询问现场有谁腰肩手脚酸痛？总有人愿意尝试。于是，拳师给他们擦上药酒，或推或拿或捏或按……这些人说轻松许多。拳师不失时机拿出膏药，说要“断根（根除）”，须贴膏药。当然，拳师还会对膏药的疗效讲个没完。

终于等到表演功夫的环节了。有硬功的：赤背躺钉床、胸前碎大石、喉部顶

长矛、大刀砍胸……有轻功的：赤脚走刀刃、踩鸡蛋、踏空火柴盒……精彩纷呈，让人大孩子目不暇接。

记忆最深的是一个表演吞铁丸的。那铁丸光滑锃亮，有鸡蛋大小。他事先告知：“如果吐不出来，‘极啊（塞住喘不过气）’‘面乌嘴乌’，大家不要惊，不要‘走（跑）’。还请各位帮个忙，将我倒提起来……”于是平添了许多惊险。还好每次他总是顺利地吐出来。他还能将两支弯成弧形的七寸铁钉，在鼻孔里紧紧地插进抽出；把一把长剑慢慢地从嘴里直插入肚中……

还有表演吹拉弹唱的。一位瘦长的中年男子，自称“柳脚（长腿）”，他“啵啵”拉起二弦琴，先凄凄切切地唤了声“阿母啊，你在‘着落（哪里）’啊”。接着和着曲调唱了起来：“……受饥受寒受风霜……阿母你着抬头看子面……”他唱的是“台湾调（歌仔戏）”《安安寻母》之类，卖的是牙粉。他说，用了他的牙粉，牙齿就会“白雪雪”。大家又叫他为“白雪雪”。

也有“做变化（变魔术）”的。一副扑克牌在他手中变幻莫测，想要哪张牌就是哪张牌。他还能在空盒子里变出花、彩带、鸽子……空手一抓，就是一张钱。大家看得目瞪口呆。“做变化”的一般卖比较奇巧的东西，如，把乌黑的锅擦得铮亮的药粉，能补脸盆漏洞的药膏等等。他们强调：“‘变化’是假的，‘物件’是真的。”

另外，有“搬（演）猴戏”的。几只猴子上蹿下跳，一听耍猴老头的哨子声便排队集合，推车或骑绵羊，最刺激的是从熊熊燃烧的火圈中跳过。猴子也会和老头作对，叫它东，它偏往西。老头便做恼羞成怒状，逗得大家哈哈大笑。

老头拿着铜锣挨个收钱，嘴里念叨着：“有‘散钱（零钱）’的扔几个钱，没‘散钱’的也不要走，捧个人场……”

“打拳卖膏药”渐渐消逝了，留下许多快乐的童年回忆。

碎碎念

鸟窝

□张宏榕



(CFP图)

屋子和围墙之间有个十多平方米的空地，那是我家的小花园，当季的绣球花、月季花、蝴蝶兰开得正艳，赏心悦目。浇花是退休生活的一部分，大清早我提着铁桶走向水龙头接水，突然“噗”的一声，小树丛中一团黑影冲上天空，我吓了一跳，定神一看，原来是一只小鸟。仔细往不高的含笑花树望去，里面藏着一个鸟窝。鸟窝里的蛋是浅粉色的，还缀有较深色的红斑点，比鹌鹑蛋略小。墙外电线杆上两只小鸟扑过来“啾啾”叫，明显是在发声警告——“别靠近我们的窝”。

我兴趣退回走廊，躲在拐角处远远端详那两只小鸟，是一公一母。它们比麻雀稍大些，翅膀有明显的白块。公的脸部是白色的，头顶还长有小冠。老婆弄了些黄小米和水放到靠近小树的地方，方便小鸟食用。

我拍了照片，放到网上比对，才知这小鸟叫鹌鹑，也叫进鸟、四喜。有了这窝小鸟，我们变得小心翼翼，不敢发出大的声响。浇花时便放轻脚步，弓腰而行。有一次，两只小鸟都不在，我拿起手机往鸟巢里拍照，发现巢里又多了一枚蛋，很是惊喜。

后来好像是相互习惯了，小鸟见我们靠近也不飞走了。它们一只常在电线杆上歇息，一只静静卧在巢里。两只轮换卧巢，我猜想，它们应该是在孵化鸟蛋吧。

又过去好些天，将近中午，突然听到老婆的一声惊叫，我跑过去一看，“糟糕”，一只小鸟竟然粘在粘鼠板上。家里发现老鼠，买粘鼠板是灭鼠用的，而且是放在屋内地板上，万万想不到小鸟会粘到上面，应该是那只母鸟。它的喙、半个身子和一扇翅膀都粘在那纸板上，完全不能动弹，另一个翅膀还

在扑腾着。我花了好一会儿工夫，才把鸟和纸板分离开，隐约像医生给病人做手术的那种感觉。把小鸟洗净绝非易事，我用了许多办法，甚至找来了去污能力很强的预洗喷剂、解胶剂等，还用吹风机帮它吹干，让它吃些黄小米。

忙碌的过程中，我担心鸟窝里的鸟蛋会不会失温，让老婆去小树探看一下，老婆说还有只鸟卧在巢里，这让我宽心了不少，心想公鸟还算尽职。

终于，洗净的小鸟可以飞了，尽管飞得笨拙。

傍晚，我怕那公鸟不像母鸟那么尽心孵鸟蛋，就带着母鸟向鸟巢走去。不出所料，果然公鸟不在。却惊奇地看到三张黄色的嘴巴从巢里探出来，原来小小鸟已经孵化出来了。把母鸟往巢里放时，这母鸟有些局促不安。突然从天上扑下来两只小鸟，“喳喳”地狂叫，轮番奋力驱赶入侵者。刚放进巢的母鸟受惊吓窜上电线杆，急匆匆飞走了，鸟巢瞬间恢复了平静。我突然意识到，此母鸟非彼母鸟，由于硬生生摆了乌龙，弄出一出占巢的闹剧，让我觉得很尴尬。我能分清鸟有公母，却不能分清鸟是不是这一窝的。后来想想，欧洲人遇上黄种人，很容易分出男女，却很难分清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释然之后，倒觉得含笑花树上的小鸟一家子增添了新生命且都平安，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

不知咋的，宽慰过后，我更为那只洗过刚飞走的小鸟担忧起来，因为我们曾在生与死之间的选择上有过共同的奋力博弈，而它今后的去向大概率是永远不能知晓的，它飞到了家吗？家里有没有正在孵化的蛋或者待哺育的小小鸟？它们安好否？

麻辣烫

补丁

□满冰

秋意渐显，收起夏装，整理冬装。儿子把去年穿的衣服往身上一比划说：“这长短，怎么穿。”看看这堆衣服，只穿一年，准确地说，是只穿一个季度而已。颜色依旧那么耀眼，闻闻还散发着一丝丝纤维味道。穿不了，扔了又舍不得。想想拿着送人，可怎拿得出手，现在哪家的孩子愿意穿别人的旧衣服，就是给他们买新的，也得挑品牌的或是哪位偶像代言的，设计得新奇，布料讲究舒适的。突然想起“补丁”在如今孩子心中已是模糊的一个词语。

“补丁”这字眼陪伴着我整个童年。童年时我们穿着补丁的衣服遍地疯跑。同伴个个都穿着打补丁的衣服，所以同伴之间不会有互相嘲笑的机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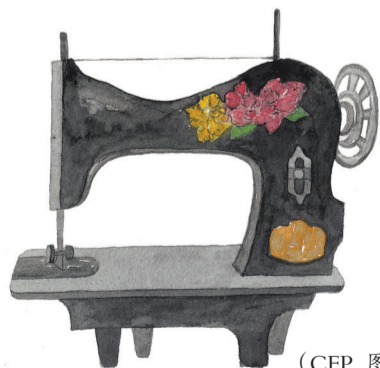
露出谁穿的上衣或裤子补丁掉了，露出的肌肤，定会遭到一阵阵嘲笑。立即用双手捂住那个窟窿，羞愧难当、慌不择路往家里跑，责备自己出门之前

为什么就没好好检查一下这补丁是否牢靠是否结实。现在让己自己在小伙伴面前颜面扫尽，犹如犯了滔天大罪，久久不能原谅自己。开始渴望属于自己的没有补丁的衣服，但这只能想想而已，或是企盼过年。过年换新装，如果冬笋长成，母亲卖完冬笋会给我们备新装。但一个人往往只能一件是新的，如姐姐得新衣，那哥哥得到的就是新裤子，我则拥有新鞋。早年没有哪一年家人拥有从头到脚全新的装扮。

记得那天天空格外晴朗，家里来了一位陌生人，一进门自称是表姐。一问是来送旧衣服的，我高兴得一蹦三尺高，以百米冲刺之势冲进房间，边跑边扯高喉咙朝姐姐呼叫：“姐姐，你有‘新’衣服。”所谓新衣服，无非是这位表姐穿过小的了衣裳，可就算是这样的“新衣服”也一定没我的份，但我还是抑制不住这股兴奋。这些“新衣服”终有一天也能轮到我穿上

的。当我沉浸在美梦中，“砰”一声巨响，一进房间发现一地热水瓶碎片，热水淌了一地。原来姐姐被我突如其来的如雷贯耳的呼喊声吓到，以为出了什么大事，慌乱起身将放在桌子底下的热水瓶绊倒。还好姐姐没被开水烫着，我知道自己闯大祸了。热水瓶打破，没有开水可招待来客还是小事，买个新热水瓶，母亲得埋头苦干大半年才能攒够钱，一顿训斥一顿揍肯定是免不了。我识趣地躲到远远的地方，再也不敢幻想着，跟姐姐商量将没补丁的衣服给我穿了。

你先别笑，我不赶时髦，小时候真是这样，老大穿新衣三年，老二半旧半新衣服穿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排行小的等着捡哥哥姐姐的衣服穿，有时裤子太大，得挽上几圈才能不拖到地。当然裤子得用破布条扎着。衣服直接盖着屁股这么慵懒着，也特别高兴，因为这是一套没补丁的衣服。不管怎么玩要，也不用担心补丁会



(CFP图)

开裂惹来阵阵嘲笑。

如今走在大街上，偶尔也会看到穿着带补丁的人。你别惊讶，此补丁非彼补丁。那不是因为破了而缝上的，而是起画龙点睛之妙，把那衣服衬托得那么新潮，显得那么时尚，带来一股流行风。补丁也不是从旧衣服上裁下的一小块，而是设计成星形或一只可爱动物的形状，总感觉少了那块补丁那衣服就显得普通，不那么吸引眼球惹人爱了。

不管是旧时的补丁还是新潮的“补丁”，忆苦思甜，回忆总是幸福满满的，再看看这些儿子只穿一年但依然“崭新”的衣服还是不舍将之丢弃。随着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补丁往事已成昔日时光的印记。



水果雅称

● 凌霄侯 指柿子。

出处：明·赵善政《冥退录》：“太祖微时……见缺垣有柿树，红熟异常，因取食之……曰：封而为凌霄侯。”

● 冰雪剖 指梨。

出处：宋·曹巩《食梨》：“开苞日星动，落刃冰雪剖。”

● 羞金盘 指枣。

出处：南朝·陈叔宝《东赋》：“羞金盘于冰水，荐玉案于深杯。”

● 琥珀心 指葡萄。

出处：元·郝经《甲子岁后园秋色·葡萄》：“诏赐琥珀心，雪盛瓶深冻。”